

女儿认不出脸上绑着绷带的羿小羽了

2



李锦星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大学教授季帆自认是个成功男人，他的妻子羿小羽则时刻有种危机感，因接了别人打给丈夫的一个无声电话，心生嫉妒，行为过激，致使车祸发生。两车相撞，季帆几乎没受伤，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妻子却严重受伤，昏迷四天四夜，并因此做了整容手术。容貌的改变让羿小羽的事业有了新的拓展。于是，丈夫和妻子的位置发生了颠倒……

[上期回顾]

季帆去参加学生杨凌的生日聚会，到了酒店，杨凌告诉他，其实，他只是想为老师庆祝一下。季帆留下了，和杨凌边喝边聊。后来，他们一起去了订好的房间。深夜，季帆才回到家里。第二天一大早，季帆开车送妻子上班，路上，手机响了，在和妻子抢夺手机的过程中，他们撞上了一辆卡车。

情感天空

羿小羽越来越不自信了

这天之前，季帆一直是个自我感觉良好的男人，大学教授，身材修长的妻子，天使般可爱的女儿，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外加一辆白色富康，让他觉得他已经提前达到了中国的小康，当然离大款、富翁还相差甚远。

刚结婚时，一米七三的季帆站在一米七零的羿小羽面前总是踮脚才能找到感觉，那会儿季帆体重60公斤，脸瘦得缩了腮，穿二尺三的裤腰还能放进一个拳头。当然，那会儿羿小羽也没觉得自己比季帆强到哪里去，自己除了长一副魔鬼身材外，相貌实在是不敢恭维，好在皮肤随了母亲的白，应了那句一白遮百丑算是让羿小羽心里多多少少有了点安慰。

若不是因为这长相羿小羽是不会下嫁于一个山沟里考出来的独自留校的穷助教。这么说似乎有点有失公允，羿小羽最终决定嫁给季帆还是因为季帆的才气和诚实。

八年过去了，季帆的才气让他从一个月薪几百元的穷讲师变成了数千元的教授，还有那些不亚于工资的稿费，终于让他们有了属于自己的家、自己的汽车，更让她宽慰的是三年前他们的女儿末末终于诞生在自己的家了。看着越来越能干的丈夫和越长越漂亮的女儿，羿小羽知足，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妻子和最幸福的母亲。

但是季帆的诚实呢？正在随着财富的增长和时光的流逝做递减运动。羿小羽觉得自己越来越把握不住丈夫的心了，尤其是看着丈夫和年轻的男学生女学生谈笑风生、神采飞扬的样子，

羿小羽的自信便如初冬的败叶七零八落了。

奚雅决定留在医院陪季帆

市文联。因为葛霖周末不能如期参加会议，改由季帆代替他参加，原来准备好的会议材料都需要重新准备，文联的工作人员只得全部加班。奚雅正在网上搜索着季帆的博客网页，她要寻找季帆的简历，下载下来交给打字员打印，会前发给与会人员。奚雅是作协理事，说是作协理事在一个地级市文联其实就是矮子里面选将军，相对于一般业余作者水平高些而已。

忽听文联主席老乔喊她，奚雅抬头朝窗外望去，老乔正在朝她招手，奚雅走了出去。

快，上车，跟我走！季帆在来的途中出车祸了，你得赶紧陪我去看看。奚雅一惊，问：严重吗？老乔说：不太清楚，是处理事故的交警告诉我的，我刚才打电话怕他不熟悉路线走瞎道，打了三次电话才有人接，那位同志说他是出事现场的交警，说我找的人出了交通事故，一男一女已经送医院抢救了，我问他医院地址地址，还想打听一下情况，人家说不清楚。

奚雅和文联主席老乔赶到医院的时候，急救室里，季帆正在输液，他的情绪很焦躁，泪流满面：小羽，是我害了你啊！你无论如何要挺住，末末还在家等你呢。

医生过来给他注射了镇静剂。老乔问医生：医生，季教授怎么样？医生说：他的情况还算稳定，他爱人很危险，深度昏迷，医生正在手术抢救，你们是他的朋友吧？你们最好安抚一下他，他的情绪很急躁，对他恢复不利。

老乔赶紧解释说：我们和他

不认识，不，不，只是一般的朋友。医生说：一般的朋友怎么了？我们和他素不相识都在救他，他们的亲人又联系不上，你们不该搭把手吗？老乔把奚雅叫到外面，你看，这——

奚雅劝老乔：我们留下吧，等明天他的情绪稳定些再通知其他人，今天这个情况任何人都帮不上忙。

那我们今天只好留下了。老乔无奈。老乔有冠心病不能累，奚雅让老乔去附近找个旅馆休息，自己在医院守护，有事再与他联系，老乔同意了。

护士走进来询问了一下情况，告诉奚雅：我在液体里加了镇静剂，务必让他休息一会儿，对他的恢复有利。奚雅点头。也许是镇静剂的作用，季帆很快睡着了。睡梦中的季帆不时有些神经抽搐和惊诧，奚雅看着睡着的季帆像个大孩子一样无助，不知道如何帮助他，除了丈夫她从没有这么近距离地面对另外一个男人。

医院走廊，奚雅给家里打电话：嘉伟，我今天不能回去了。奚雅的丈夫孟嘉伟在那边说：我知道了，刚才老乔给我打过电话了，你们单位怎么这么倒霉？一百年不搞回活动，刚搞一次就遇上这事。本来我今天还有事想和你商量的。

什么事情？

算了，等你回来再说吧。

那好，飞飞怎么样？奚雅问。

飞飞是他们的儿子，六岁，从小到大，只有周末和他们夫妇在一起，平日都是爷爷奶奶带。

我刚从爸妈那儿回来，儿子没事，你放心吧。

好吧，那我们回去再说。奚雅挂断电话。

孟嘉伟突然交了好运

深夜，季帆从病床上猛地坐起，惊恐地大声喊叫着：小羽，小羽——。奚雅赶紧上前扶住他：季教授，您醒醒！季帆吃惊地看着奚雅：你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你？

我叫奚雅，您刚才做梦了。白天，我和乔主席一直陪您，您忘记了？季帆皱紧眉头，问：对不起，有我爱人的消息吗？

奚雅摇头。季帆神情沮丧。泪水从季帆的眼里滚落，奚雅的眼泪也控制不住，她情不自禁地把哀伤的季帆搂进怀里，季帆哭泣，像个孩子一样软弱无助。奚雅擦着季帆脸上的泪水，慢慢地帮他躺回床上。

第二天，回到家，奚雅洗完澡，把脏衣服投进洗衣机，躺在床上睡着了，她太累了，昨晚几乎一夜没合眼。晚上，孟嘉伟回来了，奚雅睡得很沉，答应一声，翻过身又睡去。

孟嘉伟见喊不醒妻子，叹口气，久久凝视着睡梦中的奚雅。他今天早回来原本要和奚雅商量工作的事情，尽管晚饭时母亲间接说了奚雅的意见，但他还是想听她亲自告诉他，驻京办事处主任是公司里许多人垂涎的职位，若不是前任老谢挪用公款露了馅儿，他轮不到这个肥缺，如果奚雅不反对，他真想好好庆祝一番。

末末不肯认“坏了”的羿小羽

三天了，羿小羽还处于昏迷状态。季帆和羿小羽的父亲被获准进入病房，轮流和她说话，医生说只有让她尽快醒过来，才能避免脑死亡。

小羽的母亲悲伤过度，只来

过一次就再也看不了女儿的惨状病倒了，季帆跪在二老面前乞求原谅，岳母哭着埋怨他，岳父呵斥住了，这个时候说那些有什么用？谁都不愿意出这样的事情，救小羽要紧！

季帆无尽的忏悔和乞求、父亲的呼唤都不能让羿小羽有丝毫的反应，医生建议找她最亲最爱的人来试一试。季帆知道只有让女儿见末末来了，可是，末末太小，看见妈妈这种样子小小的心灵怎么受得了？季帆犹豫。岳父说：给小羽的面部遮盖一下，让孩子来吧，再残忍也过好她永远失去妈妈。

病房门口，季帆抱女儿进来，末末不敢接近插满导管、看不见脸部的妈妈，恐惧地转身搂紧季帆：爸爸，这不是妈妈，妈妈不是这个样子的！

季帆哽咽：末末，是妈妈，爸爸该死让妈妈伤成这样，末末，快叫妈妈，妈妈听见你叫她，就会醒过来了，就能跟我们一起回家了。末末说什么也不肯到妈妈的床前，她伏在季帆的肩头，冲着窗外大声哭喊：我不喊，这不是我妈妈，我的妈妈是好的，哪儿哪儿都是好的，不是这个坏了的人！妈妈，你在哪儿呀？你快回来呀，你再不回来，爸爸就要把这个坏的妈妈领回家了。

无论季帆怎么哄，姥爷怎么劝，末末就是不到妈妈床前去。姥爷上前抱了抱末末对早已满脸是泪的季帆说：别勉强孩子了，我带她回家，把她的声音录下来，每天放给小羽听，也许会有效果。

岳父带走了孩子，小羽单位的同事要替换季帆，让他去休息，季帆拒绝了，让他们帮他去照顾岳父和孩子。

贺铮在庆祝宴会结束后遭绑架

完



继迅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悠悠古中州，国企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国资委主任却突然猝死。堂堂大型国企，资产实际评估却只有区区五千万，上亿资产不知流向何方？背后究竟是谁在操作？人民财产，岂能如此践踏？新任国资委主任周子敬，不畏强权，历尽艰难，终于以正义压倒邪恶，铲除权恶势力……

[上期回顾]

郑天龙突发心肌梗塞进了医院，乘此机会喘息。韩市长风风火火赶回中州，放手一搏，下令对中纺挂牌。周子敬非常意外，但岳书记此时已秘密部署省公安厅对金冠大酒店突击检查，查封了金冠大酒店。而郑天虎他们虽然挂牌却无资金摘牌，只得又请韩市长出马。

官场小说

中州人事大变动

韩市长的电话足足打了半个多小时，但是谢天谢地，他总算是一脸信心地回来了。“怎么样？”郑天龙急切发问。韩市长底气十足地吐出两个字：“搞定！”郑氏兄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韩市长要来纸笔，片身在沙发的茶几上狂草起来。片刻，韩市长将写满姓名、单位和金额的一页纸递给郑天龙：“这些人都答应格老子了，全力支持，总计有一个多亿，你亲自去落实。”郑天龙如接圣旨一般诚惶诚恐，连连点头：“你放心吧，我亲自去办。”

政治风云瞬息万变，往往令人猝不及防。

韩市长为郑氏兄弟筹措到资金之后，当天晚上就被省委紧急召到省城，一去便无音讯。第二天，省委组织部领导拿着红头文件突然莅临中州市，在紧急召开的中州市委全体会上当众宣布了重大人事变动，犹如一声惊雷当空炸响，整个中州为之震撼。

1. 省委接受了韩光同志的辞职报告，批准其辞去中州市委副书记和中州市市长职务。

2. 岳正达同志升任省委常委，在担任中州市委书记的同时代理中州市市长职务。

3. 周子敬同志升任中州市常务副市长，同时兼任中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职务。

与此同时，中州市委和省公安厅共同作出决定：免去宋坚中州市公安局局长职务，改任政委。省公安厅刑侦处的刘威处长和赵勇警长双双被派往中州市，刘威接任公安局局长职务，赵勇接任刑警大队大队长职务。另外，中州市委组织部也发文宣布：齐伟同志任中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一连串的人事任免，像一套连续出击的组合拳，令人眼花缭乱，也令人瞠目结舌。

此番人事变动的重大新闻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后，整个中州城顿时沸腾了，大街小巷洋溢着兴高采烈的喜庆，人们的脸上终于彻底绽放出舒心的欢笑。

郑道看望郑天龙

郑天龙真的病了，莫名其妙地发起了高烧，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有人推门悄然进来。

郑天龙懒懒地睁开眼睛，当看清来人的面容时，双目顿时闪出光亮。站在郑天龙面前的是多日不曾相见的儿子郑道。郑天龙亲热地呼唤着儿子的乳名：“是小龙啊，来，快进来。”

郑道怔怔地望着父亲病弱的面容，心中一阵痛楚，也充满怨恨的悲哀，无言地走进病房。郑道表情十分复杂，“我今天来看你，是有话要对你说。”

郑天龙有几分尴尬：“儿大不由爹，随你，一切随你。”

“退一步海阔天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郑道婉言相劝。

“退无可退呀。”郑天龙无限感慨，“我数十年的心血，几十亿的资产，不能打了水漂啊。”

“我始终不明白，你聚敛那么多的钱财图个什么？”郑道大惑不解。

“糊涂！”郑天龙呵斥儿子，“我挣得这份家业，将来都要留给你们这些子孙后代。”

“拜托了，我绝对分文不要。如果强属我的名下，我也会全部散给贫苦百姓。”郑道风骨清高。郑天龙十分气恼：“你不像是我的儿子，你跟着贺铮学得又蠢又犟。”

“我为此深感庆幸。”郑道反唇相讥，“多亏了我从小在贺叔叔和倩姨身边耳濡目染，才学来

造福民众的正道人生。如果继承了你的衣钵，此时此刻也会在满城的爆竹声中惶惶不可终日。”

“你——”郑天龙被噎得哑口无言。

郑道最后表示：“该说的我都说了，希望你好自为之。”言罢，郑道惨然一笑，转身快步离去。

贺铮被害

市委招待所的酒宴直至午夜才尽兴而散。

今天的酒宴汇集了各路酒中豪杰，周子敬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林所长和贺铮也都是酒量惊人，齐伟贪杯，那个新来的刘威更是不甘落后；于是你呼我唤，推杯换盏，气氛热烈。直到岳书记记下了住酒令，这几位老兄依然是意犹未尽。

夜深之后，爆竹声渐渐稀疏，酒散之时满城沉静。贺铮和齐伟酒后不能驾车，都把车留放在招待所的院中。刘威有不喝酒的赵勇担任司机，两个人执意要驱车送贺铮回家，被贺铮婉言谢绝。毕竟是初次正式会面，彼此尚感生疏，贺铮不愿唐突麻烦人家。

贺铮一边闲庭信步，一边浮想联翩。突然，一辆黑色的轿车像幽灵一般疾驰而来，倏地停在贺铮身边。从车上迅速蹿下几个彪形大汉，身手敏捷地扑向贺铮。贺铮正要挣扎呼叫，就被一块湿湿的手帕捂住了鼻子，顿时意识全无……

刘威和赵勇带领大队人马展开搜寻，追踪到离中州很远的一个海边别墅，可是晚了一步。大潮过后，他们在沙滩上发现了贺铮的遗体……

郑天龙在惊恐、焦虑和惶惶不安中艰难地度过了一天。

自己的这个混蛋儿子，真是一条嗜血成性的恶狼，更是一个胆大包天的亡命狂徒。绑架贺

铮，本身就是万般无奈的下策。但自己再三叮嘱，切不可妄动杀机，绝对不许闹出人命。可是，这只不听话的虎崽子本性难移，根本不顾什么后果，闹出了这桩惊天的人命案。

命悬一线，情急如火。三十六计走为上，先保住混蛋兄弟的小命最为重要。郑天龙当即电告郑天虎，切切不可返回中州，就近找个落脚点隐蔽起来，等待自己亲自去安排退路。然后，又马上拨通了宋坚的电话，两个人一番紧急商议，确定了救援郑天虎的时间和方案。

两个人在电话中商定，由宋坚带上为郑天虎办好的护照，再去急购一张出境的机票，天黑以后驱车接上郑天龙，双双赶赴郑天虎的藏身之处，再由宋坚送郑天虎直接去省城机场，连夜出逃。

试图出逃

两个人经过一番寻找，最后把车停在一户“农家乐”小院的门前。主人热情出迎，两个人再次询问确定之后，直闯而入。

郑天龙催促郑天虎赶快走，又把皮箱递给郑天虎：“这里面有二十万美元，够你在国外花一段时间。”郑天龙望着弟弟头上的绷带，关切地问：“你的伤怎么样？”

“没大事。”郑天虎怒很难消，“想不到，这个贺铮临死还咬了我一口。”

三人走出院外，宋坚打开轿车的后备箱，伸手示意郑天虎：“虎老弟，还得委屈你呀。”

郑天龙恍然大悟，从此去省城必须路经中州，行驶的方向又正是从案发地点而来，公安局肯定会重点关注。“一切听宋大哥的安排。”郑天龙强迫弟弟遵从。郑天虎无奈，怀抱那只小皮箱，蜷缩着身子躺进了后备箱。

宋坚关上箱盖，向郑天龙摆

摆手：“你老兄放心吧，我把虎老弟送到省城机场后给你打电话。”片刻之后，宋坚驶上高速公路，朝着中州和省城的方向加速疾驰……

“晚上好。”收费窗口现出一张年轻俏丽的面容。宋坚递上钞票，礼貌地回敬：“晚上好。”

就在这一切都显得十分正常顺利的当口，突然从岗亭里传出一个熟悉的声音：“宋大政委，我也要问候你口上好啊。”

宋坚倏然一惊，急忙循声望去，在收费小姐的身后赫然站立着警装醒目的刘威。与此同时，从路基下面飞跃出众多矫健的身影，前前后后围堵过来，一支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为首的正是那个身手不凡的赵勇。

刘威一脸冷色，逼视着宋坚：“半夜三更，你宋大政委这是从哪里来，又欲往哪里去呀？”

宋坚笑着搪塞：“朋友家出了点急事，我帮忙跑跑。”

“你的这位朋友是不是急着去省城赶飞机呀？”刘威语带揶揄。

宋坚又是暗吃一惊，表面上却是佯装不解：“你刘局长此话何来？我听不懂。”

刘威一边讥讽宋坚，一边示意赵勇。赵勇带人走近轿车，打开了后备箱。郑天虎已经听到了车外发生的一切，箱盖打开后猛然蹿起身，试图反抗。赵勇一个擒拿按住郑天虎，厉声喝道：“你放老实点，老子的手段你领教过，别自讨苦吃！”

身边的警察给郑天虎戴上了手铐，押到宋坚面前。刘威质问：“宋大政委，在这个活证据面前，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宋坚面色惨白，仰面朝天，发出一声绝望的长叹。

一行数辆警车闪着耀眼的警灯驶回中州。